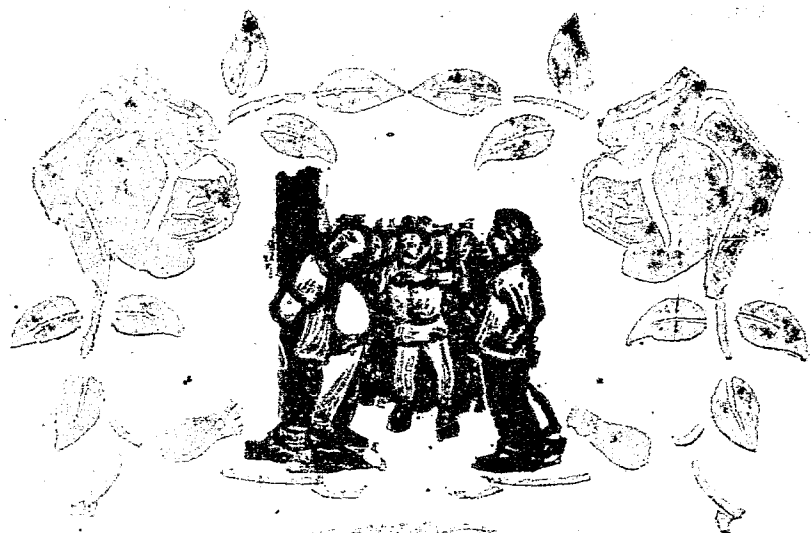




袁家窪 打垮假鬥爭

新大衆叢刊之八

C

MIG
1246.8
93/3

新大衆叢刊之八
袁家窪打塔假門爭



3 1764 7803 4

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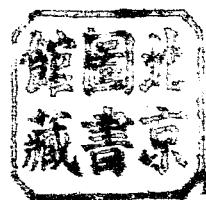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七年五月出版

袁家堡打垮假鬥爭

——新大衆週刊之八——

目 錄

廢用成活捉大老虎.....	范仁傑、澤耀九
活了五十九歲，要了五十年飯.....	馬驥遠記
過年好比上刀山.....	月 渡
我滅租、翻身不算犯法.....	謝長江
血海深仇.....	胡 容
袁九子.....	孩 王
是誰六親不認.....	郝志堅
姚盾成掀石板.....	郝剛、壽彬、閻仙
袁家堡打垮假鬥爭.....	宋徽勛



張用成活捉大老虎

范仁傑、澤耀九

左權羊角村，有一家姓侯的大惡霸，弟兄五人，都練就全身武藝，平日在家，無惡不作，一般老百姓人人怕他們，送了一個外號叫做「侯家五虎」。

說起侯家五虎，比真的老虎還要兇狠百倍，這次羊角村的羣衆評委會上，給他們算了一筆總賬，本村婦女被他們強姦的有十一個，從外村來羊角走親戚趕會的婦女，被他們強姦了十八個。窮苦農民交不起租子利錢，被這虎的人命四條；一個工人被他們用燒酒活活灌死，另一個被他們活埋掉，還有兩個被逼得投水自殺。一九三八年有門八路軍的病號，被他們繳了槍，抬到後山老虎圪洞裏活埋掉。他們還霸佔了李幹會的老婆，把李姓全家大小趕到外鄉去，二十多年不知死活。

三八年侯家五虎在村裏打着傳道行善的招牌，利用會門「張合成」發展國民黨的特務組織。三九年有個先遣支隊特派員王金懷，來到羊角村，就被他們捉住吊起來，派他們手下的嘍囉們打了三天，沒有來得及活埋，被抗日自衛隊救走。在反特務鬥爭中，從他們家中，查到三把盒子槍和很多手榴彈，當時給侯家大虎三虎戴上手銬腳鍊，但是在

送政府的路上又被他們逃跑了。

從那時起，侯家五虎在村裏雖不敢公開欺壓窮人，但是他們還在暗地活動，四三年侯家大虎、三虎私自回家，參加七月十五日的特務大暴動，武安管陶川的特務也準備出發，合夥羊角村的白求恩醫院二所的人員。在事前他們先安排放毒，由五虎領頭幹，結果軍民一千五百多人中了毒，經醫生搶救，只死了三個人。就因為這次放毒被民兵查出來，破獲了他們暴動的陰謀，在羣衆的忿怒底下，打死了五虎三虎，大虎却偷偷地溜走了。

現在查明了，侯家大虎裝窮困，在陽邑一家運輸公司裏當伙夫。村幹部決定把他要回來。但是誰去捉他呢？民兵們你推我，我推你，誰也不敢惹這隻大老虎，怕他在半路逃跑，或是換他一頓毒打。村幹部也很爲難。忽然張用成站起來說：

『我去捉他，保險跑不了。』

張用成是個二十來歲的青年農民，身長四尺半，頭上包一塊白布，身穿藍色粗布棉襖，一對大眼睛，呆呆的看人，耳朵有點聾，外號叫『老聾』。平日別人有些瞧不起他，說他又蠢又笨，這次他却挺身出來，願意一個人去捉大老虎，別人反倒怔住了。

原來張用成的一家，受盡了侯家五虎的欺負，只因繳不上租子，全家被攔出來，二根筷子也不讓拿，當時張用成還在吃奶呢！他媽領着他去侯家做飯，他慢慢長大了，親眼看到侯家五虎吃肉，他娘兒們只能喝一口稀米湯。過去那些苦日子，他是不會忘

記的。

張用成拿了一支步槍和兩斗寶豆做路費，匆匆忙忙的到陽邑去捉候金慶，他心裏想到這隻大老虎，平日裏張牙舞爪，今天要他伏伏貼貼的，躺在羣衆的腳底下，受大家的懲治。他邊想邊走，在路上張誰也不講話，怕走漏了風聲。

半夜裏，他趕到陽邑鎮，在郭小金店中，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去到運輸公司，將候金慶押到店裏取行李，誰知這隻大老虎走進房門，就向他跪下磕頭，一邊說道：

「老姪兒，咱們是幾輩子的交情了，你告訴本爺，咱出了多大的事，非得回到咱村裏去？」

「沒啥！叫你回去把債務手續辦一辦。」張用成冷冷的回答他，接着嚴厲的對他說：「你看咱手裏的麻繩，只要你好好走，咱就不用細你，如果你不講面子，咱公事公辦，就細起走。」

大老虎瞪眼看他，知道這小子像鐵打的一樣，軟話打不動他的心，只得說：「咱們好好的走回村裏去。」

張用成叫大老虎在前邊走，他把槍握在手裏，背上自己的行李，他像一個獵人那樣，在路上走着，離開陽邑，到了五里吃洞的時候，大老虎鬼頭鬼腦的東瞭瞭，西望望，打算找個空子溜走，突然他把行李扔在地上，張用成的心跳了兩跳，急忙問道：

「大爺，你怎樣啦？」

『沒啥！咱要拉屎。』

這時，大老虎的眼睛睜定南崖根，用成拉開槍卡，冷笑了一聲說：

『大爺，你看咱的槍怎樣？』

驚得大老虎扭過脖子，他馬上把子彈推進了膛，大老虎知道碰上對手了，怕吃眼前虧，又一步一步向前走去。可是，張用成更加小心提防，槍端在手裏，緊跟在伸背後走，他那一對大眼睛，牢牢釘着這條萬惡的大老虎。

到了白草坪，離羊角村是二十五里路，天色漸漸黑下來，在前邊還有二十里的山溝，第一座有名的十八盤山嶺。這時，張用成的心裏發了愁，他想過去大老虎戴着手銬腳鐐，還奈何他不得，現在他張用成押着一條大老虎在荒山溝裏走，誰能保險不出岔子呢！

這樣，就顯出張用成這個翻身的農民，心眼兒實在機靈。他帶着命令的口氣說：

『大爺，你的事本來不大，如果你想溜走，咱的槍可沒眼睛，一槍打死你，可就冤了你啦！』

大老虎說：『咱不跑！』

『還有，只准你走正路，你要是踏上路邊，黑天黑地看不清，咱就開槍打死你！』

大老虎說：『咱不歪走路邊。』

諸位，爲什麼大老虎會這樣伏貼呢？原來，他一邊走着，一邊偷眼看張用成手裏那支槍，他剛想轉身奪槍，突然張用成倒退了兩步，他心想：『這個小子真尖靈，不好惹。』

！
走出了山溝，登上十八盤山嶺，張用成止不住心跳，怕大老虎逃走，又怕他踹崖，他的口氣溫和了一些。

「大爺，快到咱村了，你走到家門口，不回去看一看？」

「咱還能回家看看嗎？」大老虎反問道。

「能！」張用成對他點點頭，說着說着已經到了羊角，村裏人都醒了。

走到羊角村派出所的門口，張用成把槍端平，大聲喝道：「進去！」

裏邊的民兵聽出張用成的聲音，一夥人擁出門來，大家見用成把老虎捉來了，都非常喜歡，齊聲說道：

「張用成真能幹，大老虎被他捉回來了。」

第二天的訴苦會上，大老虎侯金慶，像狗一樣伏伏貼貼的，受着人民的裁判，被處

了死刑。

這次張用成捉回大老虎，給羣衆立了一大功，村裏人再沒有誰瞧不起他，說他蠢笨了。

活了五十九歲

要了五十年飯

井陘李率妮談 馬馨遠記

同志，過去的事兒提它幹啥！提起來我就想哭。唉！要是你想聽，我也可以給你拉一拉。

我生在窮人家裏，窮得連一小片地也沒有。三歲上就跟着奶奶出去要飯。那些財主見了我奶奶就說：這個窮老婆又來啦！不給，還嫌咱餓了人家門口哩。過年時，人家財主吃白麵，喝香油，咱要口湯喝，人家說：『過年不打發啦？』

要飯要到九歲上，家裏實在顧不住我啦。把我給人家當童養媳。男人比我大好幾歲，也是窮得要命。有時給人家拉長工；有時也到外邊要幾天飯。

二十歲上，生了個小孩。這時，恰好胡家灘張銀鎖家要找個奶奶奶孩子。我想：咱是個窮人，連自己還沒吃的，怎能養活孩子？就狠了狠心，害死了自己的孩子，去給張家

窮孩子。過了幾天，人家嫌我吃得不多，不叫我和他們吃一鍋飯，每天給我點菜，叫另外做。就是這，還不叫吃飽。後來我受不過氣，又去要開飯了。

過了一年，我生下第二個孩子，張銀鎖又來叫我去當奶媽，我不去，人家只管託人來說。『窮漢腿上沒將筋』（窮人還不過富人的意思），我帶上我的孩子又去張家。當時，是這樣說定的：奶他家的孩子；也奶我自己的孩子。那知到了那裏，人家光叫他的小孩吃奶，却不叫我的小孩吃。黑夜裏躺在炕上，一邊一個，自己只能臉向人家的小孩，不敢翻身。一翻身，人家就罵：『他媽的，你翻身！是奶你自己的孩子啦？』一夜裏，孩子的淚和自己的淚哭成一堆。奶到過年的時候，他孩子也奶大了。人家怕我吃他好的，又怕我問他要衣裳，硬把我推出了門。同志！你看財主的心狠不狠？

奶孩子不行了，要飯也要不到。我男人說：『你另外嫁個人吧，跟着我只好餓死。』我不願意也沒辦法。後來，我改嫁給另一個男人。過了十來年，這男人死了。我回到先前那個男人家裏，舉家又團圓了。這時候，碰巧咱八路軍來了。他一來，世道立時變了樣。咱活了五十九歲，要了五十年飯，誰看咱是個窮人。如今幹部可好啦，你有啥困難，只要說話，大家就幫你解決。這才幾年呀！咱就快成了個中農了。我在先前，以為自己窮是命運的過，現在我才知道原來是叫那些財主們治得咱翻不轉身。

同志，沒有咱八路軍來，像咱這樣的人早餓死了。還說得什麼翻身呀！

過年好比土刀山

月波

這是涉縣幾個佃戶的訴苦材料。我把它整理出來是讓人家看看農民們在地主老財剝削下過的是什麼生活？減租合理不合理？不減租他們是否能活下去？

文中村名、地名都是真名字，并盡量保存農民的原話。

二十年的血汗換了五斗米

上溫村郝心德

俺十七歲上死了爹娘，三畝崗坡地埋人花光了。肚子天天總得吃東西，就給雄松住長工。住了二年，才置下一畝旱地。第三年上，有一天主家叫我去地裏砍樹，樹枝砍下來，把另一家老財的驢子腿砸壞了。人家親戚當區官，狗仗人勢，硬把咱來欺。驢子本來值三十元，他要俺賠六十元。俺賠不起，托主家說情，主家不管。後來說好說歹賠了四十元完事。俺那來這些錢，只好把才買來那一畝地又賣了。唉！這二年就算白幹啦！

在離家住了幾年，後來本家的一個老財僱長工，他看俺老實，想僱咱，答應給咱說個老婆，另外再給幾頓地。咱心裏想，還是本家近，就去給他受。一直受了十來多年，每年除穿衣服外，一個工錢斷不給。咱盼着那高興的一天，可是人家光說不幹。民國三十一年上，俺自己張羅得緊，娶了個老婆。可是主家變了心眼，嫌俺費用大了。假口說老婆好，東西，把俺撵了出來。十八年的血汗錢，除了穿的，折合了三石二斗小米，也不給米，給了俺二畝地，算是當他的。到三十二年上，才種了二年，災荒年糧價高，他把地又要了回去。俺盤算有三石二斗米也能過個年，誰知道人家才只給五斗。一看文書地價寫的是錢，可不是，五斗米就折夠了。

俺以後住了二十多年長工，流了二十年血汗，就換了五斗小米。老財們真算沒良心呀！……光說本家的老財，對咱總要好些，那知他也是個黑心鬼。

過年好比上刀山

合漳社程劍英

抗戰前咱還小哩。家裏五口人，九畝水地，是個土頭小主戶。中央軍過來，到處亂搜槍，誰家有錢就到誰家搜，見咱家好過，就說俺家也有槍，把哥哥甯在院子裏，衣裳剝了個光，使麻繩沾水打，打得肉都飛了，血星星灑到別人身上。俺全家給人家磕頭如搗蒜，結果給了人家五百塊錢才拉倒。就這樣把地賣光了，還使了台莊老財的利錢。

那一年，爹和哥到山西逃荒去了，家裏光剩下孩子老婆。臘月裏，台莊的老財來要賬，趕緊買烟買麵招待人家吃喝。人家還要厲害，吓得娘光哭。利錢該三十元，到鄰家借了二十五塊，才把人家打發走。家裏人天天哭，一直哭到年底，到臘月二十八，人家又來要了。娘給人家磕了幾個頭，不行，又賣了幾件衣服，給了三塊錢才又把人家打發走了。到大年三十，家裏也沒有個過年的樣。娘說：『別人過年吃肉吃麵，咱也沒啥吃，俺孩子炒個雞蛋吃吧。』雞蛋剛倒在鍋裏，要賬的又來了。這回來的更厲害，沒錢啥也要，立地就要拔鍋捲舖蓋。我也顧不得炒雞蛋了，過來給人家磕頭，錢是硬頭貨，臘月三十上那弄錢去。後來把瓦缸裏的五升米倒給人家才走了。回頭去看雞蛋，苦得不能吃了。娘哭着說：『這不是過年，這是過刀山哩！』

比割俺肉還痛哩！

固新村 楊子玉

從小俺家裏就很窮，兩個哥哥在外邊住長工。民國十年上，搬人給地主陳保田說好話，租人家點山地種。地主引上哥哥看地去，山高路遠，吃不上，喝不上，半路上餓得頭暈眼花，遠遠照了一下，就定了租子。頭年定成石二租。俺哥起早搭黑到山上開荒壟堰，肚裏餓得前撲後擺沒吃勁。一年一年荒開得多了，堰也壟多了，租子也一年一年增加了。二十六年上沒交租子，地主就要下地。攪人和人家說好話，要求好年頭一齊交。人家

說：「誰叫你不交租子，下地能怨我！」俺哥說：「俺已經種上了，怎麼不叫我再種二年！」叫人家可憐可憐，再找地也趕不上了，下了地就要了一家人的命了。地主說：「你不出租就想種地？」俺哥說：「就是要下地，十五年啦，俺栽了五百棵花椒樹，十棵映棠樹，十棵桃梨樹，也不能白了呀！」地主說：「地是我的，出不上租就不能種地。栽樹？誰叫你栽啦！」俺哥說：「你那地原來都是荒山，現在成了地，都是我開出來的，光壘堰也壘了一百多道。這是俺十五年的血汗……」地主說：「你修地爲了你多打糧食。再說，除了租子以外，也沒有多討過你二斗米。」

她就叫人家奪了，連碾頭錢也沒要回來。辛辛苦苦經營了十五年，地能打十五石糧食了，一下就叫人家奪了，比割俺一塊肉還痛哩！

賣了鍋不賣窩

宋家村 宋大貴

咱年年給老財背利錢，怎麼動彈也吃不上飯。有一年臘月三十，叫債主因住啦，摺眼睛珠子都瞪出來啦，也弄不下一個錢。債主還是一直逼，沒錢就將鍋蓋、吃的弄走。俺說賣給人家二畝地吧，人家不要，嫌地賴，非要莊窩（房子）不行。俺娘死也不賣，她說：「賣了鍋不賣窩，要飯吃也得要個住處。」和人家說了許多好話，一張文書把七畝地頂給人家了。這可好，有了窩，扣了鍋（沒飯吃的意思）：要起飯來了。有一次，

俺娘到老財家去要飯，人家說：『你有窩，原來也是扣着鍋！』俺娘氣得飯也不吃了，回到家中，一口氣嚥住就躺倒氣死了。

誰沒良心？

四山村 崔國祥

咱是開三輩子的老佃戶。說起當佃戶的事來，傷心死啦！俺爺爺在的時候，租了四新村地主的一架荒山。地主看咱窮不租給，還是親戚給當保人才租下。俺爺們使着勁開，地多了，水漲船高，租子也年年增加。從九斗漲到一石二，二石四，三石六，一直漲到六石二斗。寫一次文書就得讓人說壞話，請人家吃飯，叫地主吸料子。吸得真怕人『唧……』一口就把俺全家幾天口糧沒啦。平時省吃儉用，積了幾個錢，寫一次文書就完了。

民國二十四年上開逃兵（潰兵），地主逃到山上來，咱蓋的房子自己不住，騰出來叫人家住，咱的孩子老婆在外邊挨凍，人家住在房子裏踏還嫌嫌。咱吃粗糠，要給人家開好吃的。地主吃了咱的飯，看見莊稼長的不壞，就說：『我這地是好地，養活你好幾十年了，今年可得增增租子。』俺怕人家下地，他說啥是個啥，租子還得給人家担到家裏去。

民國三十一年，政府提出減租，那時咱腦筋還沒開呢，怕人家下地，和地主說好，

「你看了明曉暗不曉。可是地主認爲繳租是錯誤，就根本不想該繳，這爲什麼？沒良心的！」

我減租，翻身不算犯法

謝長江

村裏正在鬧減租。我是個佃戶，受地主剝削得不能過了。我的父親就叫地主王成伐逼死的。我早該提出減租，和王成伐算賬。可是我一直沒有提。王成伐的兒子在中央軍當營長，他常常用兒子的勢頭來嚇唬我。因此，我一直不敢提減租的事情。

有一次，我送公糧回來，恰好遇上開減租說理大會。王成伐答應我減租，還退給我兩斗小米。我把小米攢到了家裏，母親們高興得合不攏嘴來。正高興着，王成伐來了，他手裏提着一根放白光的棍。一進家，就用棍打着米口袋問我：『能夠過春天了嗎？』我說：『一夏天也吃不消。』他又問我：『小道，你說退租子對不對呀？』我說：『成伐爺，這不能怪我，別的佃戶都退了租。……』他不等我說完，大聲吓唬我說：『退吧！退吧！等中央軍過來好好算賬。一頓劈柴棒子把你們打出去。』他向門外看了一下，回過頭來，露出黃牙冷笑着說：『現在有八路軍給你們撐腰，等中央軍來了，哼！小道，你不留些後顧嗎？』他的話把我嚇住了，半天說不出話來。我娘新嘴說：『成伐爺，憑良心吧！父子倆給你種了十多年啦。』他說：『哼！良心！你們吃誰的飯長大的？攛掇

肚皮吧！現在像蛤蟆一樣的發白了，真他媽的，喉嚨噴出狼來了。」我想說話，他阻止我說：「別多嘴囉啦，待三更時候，給我把糧食一粒不少的帶回去！」說完話，扭回頭想走，忽然，他看見桌子上有一籃雞蛋，就順手連籃子提走了。

等他走了，我娘說：「孩子，你到農會去一遭吧！」可是我有些胆虛。我說：「娘，不會惹濕子吧？」娘說：「不怕。」

我走到街上，碰到老佃戶耿苗，他問我渡租怎麼樣了。我一一的告訴他了。他說：「傻蛋，跟他幹什麼？」正說着，農會主任來了，我娘也來了。我娘對主任說：「劉主任，你給俺娘倆作個主吧！」主任點點頭。我問主任說：「八路軍走了怎麼辦？」主任說：「八路軍為什麼要走？」我又問他：「萬一走了怎麼辦？」他說：「不會的，你放心吧，八路軍和老百姓一起保衛勝利果實。」後來他又跟我說，解放區有多少人馬，多少地面，多少人口，力量大着呢，反動份子可摧不垮。叫我不耍顧慮，該減的減，該退的退，不要聽信老財的話，叫自己吃了虧。

第三天大清早，王成伐又來了，把前天拿去的雞蛋也拿回來了，他很抱歉的說：「前天我喝醉了酒，唉，老糊塗啦！你欠的二斗租子不要交了，地也不收了。自己人嘛，有啥不能說通的？是不是？」他裝着滿不在乎的樣子，前天的兇相沒有了，滿臉堆着笑容，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說：「小道，你說咱爺們的交情不算壞吧。中央軍來了我保護你。只要減租的事……你不要鬧出來呀！」說着，他又笑了一笑，又拍了拍我的肩膀。

要得很幽己的樣子。我一直沒有說話，等他走後，我有些躊躇起來：『講吧，怕得罪成伐爺；不講吧，到什麼時候才翻身？』中午，我在上會場的路上遇到窮苦的佃戶，他們問我：『小道，你減了租沒有？』又遇到隣家三叔，他對我說：『小道，打鐵要趁熱！』這時，我才下定決心，往會場走去。

會場裏人很多，有的拿着口袋，有的拿着鐵箕，等着退租，劉主任拿着斗。一見我去，就嚷道：『閃個空，沒減租的到前面來。』我走到前面，劉主任拉着我的胳膊說：『小道，胆大一點講吧。』我站在台上講起來，我說：『過去，我給王成伐受了十年苦，沒有得到一文錢，反倒該人家兩千元利息。……還有，我冬天把腳凍壞，不給衣服穿。……』我停了一下，見台底下的人，都瞪大眼睛聽我說話。我又講下去：『我吃不飽肚子，怎能種地呀！你王成伐，給你受了十年苦，那一天不挨餓受氣的？還有，王成伐居心不良，公糧裏攪上沙子，叫八路軍吃了肚子痛。』

說到這裏，許多人叫起來：『老頑固！』大家一喊，我的胆子更壯了，我要把他談我的事兒，原原本本在羣衆面前講出來。我說：『白天他給我退租，黑夜他又讓我給他把租攆回去。他還吓唬我說：『減吧！八路軍快走了，中央軍來了好算賬。』』又說：『你們真不想在村裏住了？』『哼！現在我可看透了。我再不怕中央軍什麼軍了，反正我減租翻身不算犯法。』

大家說：『就是。』

劉主任向王成伐說：『小道說的是不是實話？』

王成伐說：『是。』

『你為什麼白天減租，黑夜退租，又吓唬人？』

王成伐半天說不出話來。最後，他很自然的說：『我鑽了空。』

後來，算子算賬，王成伐該退我一口袋麵食，我把麵食措回家，我娘摸着口袋，很

感動的說：『孩子，可別忘了本呀，好好幫助八路軍。』

血海深仇

胡容

——記一個瞎老婆的談話

我是臨城二區梁村人，老漢死了好幾年，我也六十四歲了，有一個兒子叫賊妮，旁人叫我賊妮他娘。記起民國二十年，眼淚就在眼窠裏打轉，我家三畝崗地，地是石砂地，還長着一片雜草，每年只打八斗糧。那能夠吃呢？每天叫賊妮去地裏拾柴，我上山拔野菜，拔回來拌糠糲批吃。我們母子二人就這樣苦挨日子。冬天到了，誰家不穿新棉衣？我和賊妮呢！還穿着破夾衣，凍得不敢出門去。賊妮對我說：『娘，我冷的不行，你給我做棉衣穿吧！』我的眼淚直流，對他說：『誰叫我們人窮！飯還吃不星，那裏有棉衣哩！』我眼看着小子，心裏想起了老漢，賊妮他娘，就是活活餓死了的。我緊緊抱住賊妮，兩個人大聲嚎哭起來！

二十九年，敵人在我莊裏蓋了砲樓，把民房都拆了，又急着派糧派款，老百姓更站
 活不下去。賊呢大了些，我叫他到高邑驛頭當僱工，不爲了吃人家一口飯，我娘兒倆怎
 捨得分開呢！

我借了五拾塊錢，在大街上賣襖子，有一天，我提了一籃襖子，在南街土走，碰上
 幾個穿綠制服的「皇協軍」，我想躲也來不及了，他們攔住我的去路問道：

「老婆子你早晨來街上幹啥？」

「我是賣襖子的。」

「呵——哈！好的很，我們從臨城出發，走他媽的三十來里，還沒吃飯，哈哈，圖

子！」

狗東西們搶去我一籃襖子，一會兒就吃光了，嚇得我直瞪眼。呆了半晌，我才向他
 們說：

「好老總，算算襖子錢吧！」

那個偽軍向我搖搖拳頭說：

「混蛋，你瞎了眼啊，不看看人就要錢！」

家去了。

我想扯他的袖子，人家一拳就打在我的鼻樑上，嚇得我籃子也不敢拿，一拐一拐回家去了。

老天不落雨，跌下了年成，逼得窮人更走絕路了，我老婆家中，破桌破椅，賣得乾乾淨淨，還有啥能換一把米呢？放在眼前的一條路，就是討吃去。

這年頭，那裏討到飯呢？我想還是去找富戶，一拐一拐的到了霍清修家中，這位大老財在家喂狗呢，我向他伸出破葫蘆瓢來，他大聲喊道：

『滾出去，糧食這樣貴，那有你吃的飯！』

『我老婆餓了幾天吶，你能喂狗也請給我一點，老爺！』

『滾你媽的蛋，誰管得我喂狗，喂了狗能看門，你要嘗嘗狗的利害嗎？』

他一擺手，兩隻狗向我撲過來了，在我腿上咬了兩口，血沿着腿淌下來，褲子都染紅了，疼得我躺在地上，不能動彈。哎，只有窮人肯幫窮人的忙，要不是秋來趕走了惡狗，我就活不成了。秋來扶我回家，我邊走邊哭，暗想人走到這步田地，窮人的命比不上一條狗了。

二

我回到家，看見賊呢，不由吃了一驚。他叫了一聲娘，只是流眼淚，他說王爺

退了他的工，說是領價領了，不肯發工錢，喊是領了兩句，就被主家趕出大門，靠靠五年的工錢，東扣西扣的，只給了一百二十塊錢。哦，老財的心，是一樣的惡毒呀！

我不能忘記三月初八是我賊妮死的一天，老財趕走他，還放不下他的這條小命，真是血海深仇呀！那一天，天還沒亮，冷風沙沙沙的響，門外打開槍，狗嚇得亂叫，我和賊妮都穿上了衣服，這時腳步聲越走越近，我喊賊妮逃走，他還來不及轉身，大門已被皮車踢開了。

進來一連串路路聲，他何門外一搭手，三個僞軍和一個鬼子，四支槍對着賊妮，問道：

「你叫賊妮嗎？你在高邑做過工嗎？」

嚇得賊妮直打哆嗦，回答道：

「我……我在東……幹過五年活。」

「你那里是去幹活，你主家說你是共產黨，是假樣子，把他捆起來！」

賊妮給捆上了，我……我一拐的，前去求情，嘴還沒張開，頭上就挨了一槍托，耳朵裏陰陰的，眼前一黑，就暈過去了。

當我醒來時，聽見鬼子呼爹喊娘的哭叫。我並顧不得自己多痛，連走帶爬的，到了街上，只見鬼子把老槐樹下，被捆得結結實實的，僞軍和鬼子用刺刀戳他，我的小孩妮被幾個血人兒了。他看見我，大叫道：

「我的娘呀，不能見面呀，我熬不住了，我活不成了。記住，老財人家……」

他的話沒說完，就倒在血裡，兩條腿抖了兩下，就不動了，我直衝到他的跟前，抱住他的屍首，嗷嗷的哭起來。那個鬼漢好還罵賊呢！他說：

「他媽的！爲啥不給財主受苦，死了也不屈！」

僞軍和鬼子走掉以後，隣居人家，送了一張破席，把賊屍埋掉了。哎，我一起二月初八，我就止不住流淚，怕是我的眼淚滴乾，我的眼睛也瞎掉了。

三

去年八月十三，砲樓上僞軍溜走了，當晚八路軍就來了，大家動起手來，把砲樓拆掉了，我老婆聽到這王八蓋子，有這一天被平掉，眼看不見，心裏可高興啦！

村公所成立啦，我們窮人堆裏的成祥當了村長，他一下手，就給窮戶分糧，我老婆也分了二斗，我攆回糧口袋，止不住淌眼淚，想到老漢和賊混一生也沒吃一天飽飯，苦命鬼呀？就活不到新社會來，吃上一口飽飯呀！我老婆苦撐苦撐，總算出了頭啦！陳區長領導我們鬥爭老財，這一下，我八年的苦水都倒出來啦，我的丈夫我的兒，都是你們老財殺死的，這是血海深仇呀！我要跟你們算賬！

袁九子

孩王

那台一區王快村，有個袁九子，活到五十二歲，才算斷了窮根。過去村裏那些「懂理」的人，說他不孝不慈也不講信用，全村的人也就瞧不起他。

九子家中，只有破房八間，好壞水地三畝，他却要養活一大家人。他有七十來歲的爹娘，能勞不能做。兩個兄弟，也沒有分過家。老二早年死了老婆，留下一個小孩，他本人在村裏當吹鼓手，只能胡混嘴。老三在二十歲上就死了，丟下一個寡婦和三個男孩，最大的才十五歲。九子的屋裏有四口人，兩個兒子都二十來歲，給漢奸孔隊長做長工，也只能混上自己的嘴。剩下的老弱孤寡八張嘴，都要向九子要東西吃。

日本鬼子的壓迫，又碰上了災荒年月，九子家中沒有一粒糧米，全靠着糠菜度日。他那年老的爹娘餓得撐不住了，他爹是個老糊塗，天天伸手向九子要錢買東西吃，有二次九子手裏沒錢，他爹拿頭碰九子，他伸手去撿，不辭把他爹推跌倒了。他那糊塗的老爹，大聲喊叫：

「九子把咱推倒了，咱也不活啦！」

驚動鄉親們跑來了，一個比一個嚷得大，都說：『九子太不孝順了。』那時九子躲在碾道裏淌眼淚。

第二年的春天，九子的爹染病，餓病死了，九子把一條捨不得賣的老毛驢，牽到市場上，換來一口棺材。出殯的那天，他管不起鄉親們吃飯，引起大家對他不滿。那時九子沒錢買白布，腳上還是穿着破舊的黑布鞋，鄉親們都在背後罵他。

『九子真不孝順，他爹死了連白鞋都不穿。』

九子死了爹，驢也賣了，家裏的光景一天比一天更壞了。想借債出加利也沒人放給。逼得他沒法，只得出賣祖宗留下的三畝地。託人找主找不到。隔了好久，他的本家兄弟對人說：『聽說九子要賣地，找不到主，這個年月，窮富誰要地呢？你們還九子去說，我買他村北的畝半地，我們都是一個祖宗，能看見他家餓死麼？我年紀也大了，給子孫積福吧！』別人對九子傳了話，他知道他那本家兄弟早就想他的一畝半好地了。他盤算了一夜，實在肚裏餓餓難熬，只得答應賣地。隔一天，給說本家兄弟寫下了賣契。賣村北的地，就像割下九子的肉，他淌了很多眼淚。他知道兩個兒子不會同意，又不敢對他們講。誰知在村北量地的那一天，他的兩個兒子早就跑到地裏來，硬不讓量地，邊哭邊說：

『咱家就是這塊祖宗留下的地，賣掉咱們怎過下去……』

『好孩子別說了，賣地找不到主，要不是你哥心的太爺，誰肯買這塊地？』說着說

着，父子們就爭吵起來。兩個孩子還是不肯不讓地。吳保長出面調解了。

『你兄弟倆太不懂事，老子寫了賣契給人家，生米煮成熟飯，誰能說不賣？』

接着鄉親們，也七嘴八舌的說得他的兒子講不出話來，才算完事。九子的地是賣了，留下個壞名譽，村裏人都說他真狠心，只顧自己，不顧後代。

在災荒年月，九子租種九主家的地，打下糧食，自己還不夠吃，那有餘糧還租。地主們從不肯將地租給九子來種，還罵九子沒信用，說啥不是啥。那時，九子在村裏的名聲壞了，誰都不沾他，他看到這般光景：自己的地賣了，別人的地不給種，空有力氣還用。幸虧他平時懂得一些樹木買賣。他就整天給人家賣樹，他從中落幾個價錢；還可以給人家包工，賺些柴賣。但是刨樹這活兒，出力大，吃不飽是不行的。因此他餓的時候，只得買些零食吃，這一來差不多村裏賣零食的都和他有往來，他有時給現錢，有時賒欠。一到年底，賣零食的誰都有他的欠賬。一進臘月，大家都向他要賬。在九子的門口，站了一大串討賬的，他沒錢還，只好給大家講好話，推日子。慢慢的誰也不信他這套了，這個說要剝衣服，那個說要拔他家的鍋，還有人在他面上吐唾沫，嚇得他是好躲起來，不給討賬的見面，街上常常聽到有人咒罵九子：

『紅嘴白牙的吃了人家東西，連面也不給見。』

袁九子挨氣受罵，直到前年秋天那台解放了才被解救起來。減租運動中，他算回不少血汗債。從漢奸孔隊長家裏算回七畝好水地。姓吳的老財也退給九子五畝地，還退

同糧食錢財。於是九子不像過去那樣縮頭縮腦了。

九子有了土地，就像魚有了水，開生產的勁兒特別大，他的兒子也回家種自己的地，全家三個勞動能手，把這十幾畝地種得特別好。秋天的麥子比別人打得多，收的糧食，全家吃喝不盡，他們還織蓆子賣。袁九子發了家了。

他的家中，父子三人一條心，過好時光，常給老娘吃白麵蒸饅，在他門口，賣零食的串來串去，他從不買吃，當然他再不欠人家的賬，也不用躲賬了。

在村裏聲名頂壞的袁九子，也有抬頭的一天，羣衆對他的看法，完全變了，大家認清楚，老財把袁九子害結實了，叫他窮得活不下去。現在他翻了身，處處給羣衆辦事，算個能幹的人，大家公推他當了街長，全街大小事兒，經他的手，都能公公道道的解決，羣衆都說他辦法多。

是誰六親不認？

郝志堅

頭天黑夜，二小在民校裏給他大爺提了兩條意見，可把他大爺氣腫了。白天他大爺撒出風說：『哈！二小真是六親不認了，如今一家子也不是一家子了，狗日的，算把良心壞了……』

這話傳到二小耳朵裏，二小把眼一瞪，找到他大爺非到民校出出這口氣不行。張燈時，民校人都到齊了，二小和他大爺也到了。村長張三保向大家說：『今天二小有些話要向大家說說，大家聽聽，看看這到底是誰的過。』

二小從人羣中站了起來，面向着大家說道：

『鄉鄰們，誰都知道吧？七歲上俺爹死了，俺娘領着我和小三，拉着棍子要飯吃。丟下三畝賴旱地，不能養種，俺大爺說：俺爹死時，給墊錢埋殯了，這三畝地打的糧食，得灌這個窟窿。年年打個石二八斗，光還俺大爺的利還不夠。俺們沒說的，一年三百六十天要飯吃，俺大爺沒看見過？我十二歲那一年，年景賴，都是沒吃的，俺大爺看見我也頂半個人了，把俺娘和小三找了個主，賣到山西，叫我給他放羊羔。俺大爺說的

好，苦不了我二小，一槍沒有四指近，終究得得住我二小。咱那時小，不知道啥，下南坡上北坡，揀雪凍挨雨淋，把羊一羣給他放成兩羣，三羣……俺大爺一年到頭沒有嚐過氣。前年八路軍來到咱這裏，別人增加了工資，俺大爺說：『二小，要有良心！你要想想，是誰把你拉養大的？人有心樹有根，人不能忘本。你大爺苦不了你。』人大了誰也不是傻子，我看透了，我二小再放十年也放不出什麼來。因為這，前年我出了他的門，今年我翻了身，我下對象成了家；今天我的光景，我知道這是共產黨毛主席的恩情。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說到這裏，二小頓了一下，對着他大爺說道：

『大爺！你是我親大爺，你苦不了我二小，我給你白放了十年羊，俺娘和二三是你買的，七歲上俺三口要飯吃你沒有看見過？你的羊是誰給你放成二羣、三羣……的？你說，你說是誰不認？是誰不認一家子，是誰壞了良心……』二小說着說着就去拉他的大爺。

這時，全屋轟起來了『反對沒良心！反對六親不認！反對張大爺剝削窮人！……』

『大家異口同聲的喊着。』

縮在南牆角裏的張大爺，這時臉巴一樣的不啞氣了。

姚眉成搬石板

趙剛、壽彬、蘭仙

姚眉成，陝西人，小時候跟隨父親、母親、哥哥，舉家四口人從陝西逃荒來到穩慰。一個外鄉人，來到這個陌生的地方，地沒地，房沒房，那日子可困難呢。好得他父親會彈花，哥哥賣醋，母親賣灌腸，掙回些錢來，勉強糊口。

七歲上，父親死了。光靠哥哥賣醋，顧不住嘴。母子們只好湯湯水水過日子。過年時，人家孩子穿新衣裳，吃肉吃麵；眉成穿着一件連羞恥也遮不住的破衣服，蹲在炕上冷的出不了門。見到別的孩子東跑西跳拜年，眉成也想去混雜在裏邊湊熱鬧。老財們一見，就大聲罵道：「你這討吃的，人家作甚你也作甚？趕快滾開！」嚇得他哭着回家。

十八歲上，到板坡村，給人家住長工，很能受。地主李恒見他勤勞帶勁，老實可靠，是個剝削的好對手。就跟他說：「眉成，我看你很可憐，也還勤謹，我拉你一把，給你點地種種吧！可是你得聽我使喚，說幹甚就得幹甚。」眉成聽了自然樂得手腳都沒放臵了，恭恭敬敬的說：「還有這好！李先生你拉拔我，感恩不盡了。」從此，眉成把李

恒認做第一個救命恩人。李恒叫他幹農活，他總是百依百順。李恒家裏的雜事都叫他來做。

李恒在衙門裏幹事，就家吃飯。從家到衙門隔着一條大河。春天冰消河開，拆了橋，李恒過不得河去，就叫眉成背。那凍冷的水，簡直把腳都凍麻了。一天來回四次，永無脫空。有一次，眉成送李恒過河，到水裏叫冰塊劃破了腿。眉成一痛，曲了一下腿，險些把李恒掉下水去。眉成痛得要命，還叫李恒罵了一頓。李恒把眉成真是弄服帖了，說叫眉成幹甚，眉成馬上就得幹。遲一步，李恒就威脅他說：「怎麼？看你是不想種我的地了。好，不想種就給我留下！」

眉成給李恒種了二十三年地，雖然年年受苦，年年不夠頭；但地主沒有奪他的地，也就心滿意足，把李恒當做終身靠山，救命恩人了。

抗戰後，棉社成立了民主政府，村裏搞減租減息。眉成思想上不覺悟，認為：人家拉拔了咱，咱怎好意思跟人家算；算上幾顆糧，抵甚事！出點力，地裏多打些不比這強？再說，算了賬，人家翻臉奪了地，咱憑啥活呀！所以幾年來，他一直沒有向地主提減租的事。他認為這是不應該的，對不起「良心」。

今年查減運動中，很多農民都覺悟了，要和地主澈底清算。眉成參加佃戶會，別人熱烈的討論着如何鬥爭、翻身。他呢，一言不發，心裏想：「這樣做太不合理了。」回到家裏，李恒問他：「開啥會啦，眉成。」

『開佃戶會，要鬥爭老財哩！』眉成說：『你不給人家減，人家還要鬥你呢。』
『誰們要鬥我？』

『村長、眉江、占元，區上工作人員也在。』

李恒苦着臉說：『眉成，咱家裏的事，你還不清楚。東西叫敵人搶光了，地也不多了。現在還有個啥？實在困難啦，這情況你給人說說吧。』

眉成出去，逢人便說：『李先生是好人。敵人在時，東西都被搶光了，地也賣得差不多了。現在就是沒辦法了。我在他家住了二十來年，他家的事，我甚也了解。就是困難啊！』

眉成這一套，被大家發覺了。幹部找他個別談話，教育他，批評他；羣衆罵他走狗。他一點不改，反給地主打掩護，阻礙羣衆運動。

鬥爭的火焰越燒越高了。李恒被羣衆講理，講得他無話可說。眉成也成天愁眉苦臉。

別的農民經過鬥爭都翻了身。有了土地，有了衣服，有了糧食，再不發愁吃窮了。他呢，還是照舊無房無地，糊不住嘴，換不了季，還是受剝削。看到別人翻了身，自己也想：『向他算吧。』可是轉念一想，又覺得良心上過不去：『李先生待咱不錯，主家還相跟了這些年，還能翻這臉？』

羣衆有心幫助他翻身，無奈他自己不覺悟，總是扶不起來。

有一天，區政委來了，叫他去談話。屠成可嚇壞了，當是惹下了什麼亂子。見了面，區政委叫他坐下，他不敢坐；給他紙烟，也不敢接。心直是撲撲的跳。政委很和氣的對他說：『咱們都是一家人，不要怕，你坐下吧。我們有話談談。』

他勉強坐下來，心裏還是不安。

政委問他：『這次翻身運動中，大家都翻了身，你翻了沒有？』他支吾半天說不出話來。

政委站起來，走到他跟前，拍着他的肩膀說：『屠成，你不要噤吧吃黃連——』苦在心中啦。咱的苦水該倒個啦！』接着把自己小時候放牛，被人家欺負的痛苦倒給屠成聽，並跟他說：『你也很可憐，你也是農民，別人翻了身，你却被人看不起來。你想想，這是什麼道理？』

這一下，打痛了屠成的心，禁不住兩眼落下淚來。

政委誘導他倒出埋在心裏的苦水，他一邊說，一邊哭。他從小到大，一直說到三年。那年天旱遭災荒，饑寒沒一顆糧食，光吃糠，吃上兩不下來，幾乎餓死。小後股吱的直哭，大人乾瞪着眼，想不出辦法來。後來，他去求李恒借糧，李恒說：『好年月不動彈，你們沒有，我有啦？』經再三懇求。李恒借給他一斗雜糧，到秋天打下來，糧食沒過家，就過送了人家。借一斗，還時就成了一斗。他越覺越痛苦，哭得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政委說：『你給人家受了二十三年，還是窮光蛋。到底你沾了光，還是人家剝削了你？』

眉成哭着說：『這一向我才想通了。你的話說得不錯。我受了一輩子，都是給李恒受了，二十三年的血汗都給李恒剝削了。怪不得咱餓肚子受苦，人家安安生生坐在家裏，光吃豬肉白麵……』他越說越氣，恨不得一下把李恒打倒。

過了幾天，在民校開會，鬥爭李恒。眉成在會上，將他一生受的痛苦統統倒了出來。他一邊訴苦一邊哭。並檢討了自己的不對，不該包庇地主。

經過鬥爭，眉成翻了身。現在他有了十六畝地，一個竈，還有一頭牛。

翻身後，他高興的參加了互助組。因為他勞動好，大家又選他當了組長。談到翻身運動，他興致勃勃的說：『咱得大寨幫助，我才覺悟過來，翻了身。天下農民都是一家人啊！』

袁家窪打垮假鬥爭

宋繼助

磁縣十區袁家窪村，是個比較落後的村莊。村政權差不多都在老財手裏。村裏大老財袁祥，曾經用過種種方法，不讓羣衆翻身。

去年各地展開羣衆運動，不開明的地主都挨了鬥爭。袁祥怕鬥到自己頭上來，便串通了幾個親戚朋友，本家隣居，自動算住長工的眼。賬算得可兇啦，把房子土地都算光了。羣衆摸不清他的底細，以爲他真的算光了，連農會長陳祿也上了他的當。

隔了十幾天，不見袁祥把算了的東西拿出來，長工也沒有跟他要。農會長看到這種情形，心想中間一定有故事，便暗暗把一個算過賬的長工袁永寬叫來問道：『你們算的賬，爲啥到現在還不要？』袁永寬說：『唉！別人要，我也要。別人不啃，我是不要了。』陳祿追問道：『爲啥不要了？』袁永寬吞吞吐吐的說：『這是人家袁祥叫咱這樣幹的，咱敢當家要？』這話傳出來，羣衆才知道袁祥鬧的是『假鬥爭』。

袁祥搗鬼還不止這一次。臘月裏，開羣衆大會，袁祥在會上給羣衆說：『你們看民兵都是窮人，今天咱是有飯同吃，我情願擁護給民兵四十八畝地，兩條驢子，一輛大車，讓他們種地。我還擁護給農會三十畝地，給咱正副農會長種，你們有啥困難都可以來

找我，我一定幫你們解決。」

農會長陳祿，是一個乾淨的窮人；便召開農會，討論袁祥擁護的地怎樣處理。

農會會員袁萬說：「這些東西咱們不能要。如果咱要了，鬥爭他時，不是叫人家封住了嘴？常言道：拿了人家手軟，吃了人家嘴軟。這事情不能幹。」

大家同聲說：「不要！」

結果把地給袁祥退了回去，給袁祥一個很大的失悔。他原心事是想收買住農會，全村便沒有外人，永無鬥爭他的時候了。

袁祥碰了釘子，當然不甘心，一不做，二不休，軟的不行來硬的，便利用他的狗腿姪兒袁永富，設下一套謀計，來弄陳祿。

敵人在時，袁永富曾在峯峯煤礦上當過書記，外號「小日本」，此人口甜心辣，笑裏藏刀。慣會挑撥離間，借刀殺人。

今年正月初八，袁永富跑到當了三年多的偽鄉長袁善家裏說：「袁善，人家陳祿要鬥爭你，算你當鄉長的賬，你可得招護住點。」

初九，又跑到陳祿家甜言蜜語說：「陳祿，咱們要算袁善的賬。他當鄉長時，大秤收，小秤出。這事情不給他算一算？」

隔了幾天，袁永富又跑到袁慶家說：「陳祿在佈置算袁善的賬，聽說也要算你當鄉長的賬，你不想想辦法？」袁慶說：「那怎麼辦？」袁永富說：「先下手為強！」袁慶

說：「怎樣先下手？」袁永富說：「他一事變在八路軍裏作過事，你說他有一支槍，給他要，他沒有就串通民兵把他扣起。扣起後，拍成了清一色，還怕誰來鬥爭咱！」

商量好以後，下午就開大會。會上袁慶一口咬定陳祿有一支槍，不由分說，便把陳祿扣了起來。

這事羣衆是清楚的，陳祿并沒有槍，一定是袁慶一夥人誣賴他的，但是老財富政，羣衆還沒發動起來的地方，人們不敢說話。

後來，這消息傳到區上，區上馬上派人到袁家窪，調查這件事情。陳祿哭訴了他的冤枉，區上同志就叫袁慶、袁永富這幾個入來問，問了一整天也問不出什麼來。大家抵賴不說，劉曉生，對袁永富嘆了口氣說：「唉！我看說了吧！扣住陳祿是袁永富出的主意。」接着他便把袁永富給他說的話，說了一遍。袁慶見袁善說了，知道事情瞞不過去了，就把袁永富怎樣給他佈置圖自己怎樣上紙糊船，詳細說了。陳祿也說出袁永富怎樣給他說謊話袁善的話。三面一照，問題便清楚了。

第二天，開羣衆大會，區上同志把扣陳祿的事對大家一說，羣衆非常憤恨。一致要求把袁永富、袁祥和起。農會副會長陳彩雲說：「袁永富，袁祥想把咱窮人的腦袋割了，要不是政府給咱救主，那滑這三天！」

經過這次鬥爭，把地主們的陰謀揭穿了，羣衆認識到他們是有依靠的，胆就壯了，從此，袁家窪的羣衆運動便轟轟烈烈的搞開了。

寒家塞打榜假門爭

新大眾叢刊之八

編輯者 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出版者 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 華北新華書店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出版

4372

22

445010

KBC

3

246.8

3

/3